

# **The Re-Examination of an Expression of “Cardinal Meaning and Ordinal Mean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nguistic Typology**

**Supidchaya Amkid**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P.R. China

E-mail: weiyajing0211@163.com

(received 1 May, 2023) (revised 20 July, 2023) (accepted 17 August, 2023)

## **Abstract**

In many languages, the structure used to represent cardinal and ordinal meanings is not determined by word order; that is, the positions of cardinal and ordinal numbers are on the same side of the noun, forming "Ordinal + N., Cardinal + N." and "N. + Ordinal, N. + Cardinal" word order. In addition, the two most typical ways to add the ordinal meaning are to add suffixes after the cardinal number or to add a word with the ordinal meaning before the cardinal number. However, the positional conversion between numbers and quantifiers can distinguish cardinal and ordinal meanings in a few minority languages, including the Palaung, Wa, and Dai. The investigation's findings revealed that the structures "numbers + quantifiers" and "quantifiers + numbers" convey the meaning of the cardinal and the ordinal numbers, respectively. The researcher believed that the Identifiability Principle, which states that the word's meaning and function are changed by its frontmost position, and the frontmost position is the most identifiable component, causes this phenomenon.

**Keywords:** numeral and quantifier phrases; cardinal; ordinal; identifiability

# 语言类型学视角下“基数意义与序数意义”表达形式的再考察

魏雅静

中国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15 号北京语言大学

邮箱: weiyajing0211@163.com

收稿日期 2023. 5. 1 修回日期 2023. 7. 20 接收日期 2023. 8. 17

## 摘要

在不少语言中, 用来表示基数意义和序数意义的表达形式不是由语序来决定的, 即基数词和序数词的位置基本上都在名词的同侧, 形成了“OrdN, CardN”和“NOrd, NCard”语序此外, 序数意义的表达形式, 最常见的手段是在基数词后面添加一些词缀或在基数词前面加上意义为“第”的词语等。然而, 在崩龙语、佯语、傣语等少数民族语言中还发现这样的语言现象, 即只凭着数词和量词之间的位置转换就能够用来区分基数意义和序数意义。通过考察, 发现“数+量”结构是用来表示基数意义的, 而“量+数”结构是用来表示序数意义的。本文认为这种现象的产生是可别度领先原则在起作用的, 位于最前面的成分意味着它的可别度最高, 而最前面的位置使得在这个位置的词语的意义和功能发生改变。因此, “数+量”结构和“量+数”结构表达的意义是不同的。

**关键词:** 数量词、基数、序数、可别度

## 一、引言

在人类的语言中, 一般都会存在用来表示数目的“数词”。数词主要分为基数词、序数词两大类。本研究着重于人类语言中基数词和序数词的表达形式。这两类数词往往与名词共现, 形成由数词和名词组成的名词短语。在一种语言中, 无论是表示基数意义的名词短语还是表示序数意义的名词短语, 一般其内在结构中的数词和名词的语序都一样, 即基数词和序数词都在名词的同侧, 如英语的“Five books、Fifth book”中基数词“Five”和序数词“Fifth”都在名词前面等。然而, 笔者发现少数语言中存在一种特殊的情况, 即基数词在名词的左侧, 而序数词在名词的右侧。这种语言现象不太受学者们的关注。因此, 本文将对这类名词短语做进一步的研究, 即考察由基数词、序数词构成的名词短语之间在其内在的组合结构中的异同。此外, 笔者还对有量词型语言中的一种语言现象感兴趣, 即在有些语言中, 量词与数词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量词常常与数词共现, 因此在物体数量或次序的表达形式中往往由名词、数词以及量词构成, 如汉语中的“五本书”(表示数量)和“第五本书”(表示次序)等。

本文将进一步分析和解释存在于少数有量词型的语言中的一个语言现象，即只凭数词和量词的语序转换方式就可以表达基数意义或序数意义的现象。私认为潜在动因可从语言类型学的角度进行讨论分析，试图解释为何在这些语言中，数词和量词的不同位置可以表达不同的意义及功能。

## 二、从语言类型学角度研究基数词、序数词的研究现状

语言类型学的主要研究目标在于寻求人类语言各种表现形式背后蕴含的共性以及导致某种语言表现出某种特殊性背后的原因（Lu and Jin, 2015）。传统语言类型学比较注重人类语言的形态变化的研究，直到格林伯格（Joseph Harold Greenberg）将当代语言类型学进入语言学学界，他提出的 45 条语言共性使语言类型学的研究逐渐关注语序的研究。

与形态变化相比，语序是更普遍而在人类语言中都存在的。随着研究的深入，从这种角度研究人类语言的各种语言现象的相关研究越来越多。我们感兴趣的研究问题是从语言类型学的角度研究基数词、序数词两种常用的数词。在以往的相关研究中，关于基数词的研究远远超过关于序数词的研究。这是因为在数词词类中，一般序数词是在基数词的基础上构成的，所以了解和分析了基数词，基本上就可以在此基数上去了解和分析序数词，比如汉语的数词中，我们可以在基数词前面加“第”就可以将基数词转换成序数词等。当然，如果进行深入研究可能会发现越来越复杂的情况。语言类型学研究的主要任务就是

为这些复杂的语言现象寻找其底层上的共性或从差异中找出一些共同规律。

那么，当我们提到数词的时候，一般都会离不开常常与其共现的名词，即基数词、序数词等数词充任名词的修饰语（定语）。如果是有量词型的语言，除了数、名两类词以外，还会出现量词，形成数量名结构。从语言类型学角度看，前辈学者主要考察的是“基数词”、“序数词”与名词之间的语序，而且通过跨语言比较寻找其中存在的共性。在这方面的研究，Jiang（2008）做得比较突出。该文从两种数词的构成方法开始讨论，发现序数词的表达式比基数词的丰富得多。文中一共考察了 112 种中国民族语言，最后得出的研究结果是在大部分语言中，基数词、序数词都在名词的同侧（名词前面或名词后面），而只有少数语言中使用的是“序数词在名词之后，基数词在名词之前”语序，而不存在语序相反的情况。蒋文认为序数词后置于名词，而基数词前置于名词的这种现象与两类数词表达的“描写性”及“述谓性”的意义有关。此外，她的结论也与西方语言类型学家 Matthew Dryer 的语料（通过个人交流）大体上是一致的。

除了 Jiang (2008) 以外，从跨语言的比较分析数词的研究基本上都只涉及到基数词的分析研究，比如 Song (2006) 专门对数量名结构的语序及分布进行研究。该文一共考察了 96 种语言，其中包括属于不同语系的语言，比如汉藏语系（46 种语言）、阿尔泰语系（20 种语言）、南亚语系（8 种语言）等。研究结果是“数-量-名”、“名-数-量”以及“名-量-数”是基本语序。从语言类型学的角度看，影响数量名结构的不可能语序及强势语序是“概念距离动因”、“可别度领先”以及“跨范畴和谐”三大原则。其中，效力最大的是可别度领先原则。此外，根据选择的语言对象不同，Guo (2015) 考察了中国境内 108 种少数民族语言的数量名结构。该文进一步考察了“数-量-名”、“数-名”、“量-名”等结构的分布情况。研究发现一种语言中同时使用多个结构，尤其是“数-量-名”、“数-名”往往同时使用。An and Zhao (2016) 从语言类型学的角度分析现代汉语“量+名”结构的构造特点和其中量词功能的演化。该文认为“量-名”结构不是“一+量+名”的缩短形式，该结构中的量词已经发展出了冠词的功能，即与英语中表示类别意义的“a”相近。

综上所述，从语言类型学角度对数词的研究是不断深化的。其中，大部分研究更关注的是基数词的研究，而且学者们主要做的是在其统计结果的基础上对语言事实进行描写，而只有少数研究解释背后的原因，如 Song (2006) 提到影响数量名结构语序及分布的三大原则。无论如何，在语言类型学理论的基础上，我们认为关于基数词、序数词的语序研究还可以进一步考察。从 Jiang (2008) 和 Song (2006) 的研究成果中可以发现两个问题：一是通过跨语言比较确认语序的差异对各种语言的基数词和序数词的表现形式是否有影响？另一个是在少数语言中出现“数”和“量”两类词的语序转换可以区别基数意义和序数意义，这种语言现象能否使用语言类型学理论进行解释？笔者希望通过语言类型学理论以及语言事实来回答这两个问题。

### 三、“NOrd, CardN”与“NOrd, NCard 和 OrdN, CardN”语序的内在组合结构比较

从语序位置来看，由数词和名词构成的名词短语主要包括“NOrd, CardN”与“NOrd, NCard 和 OrdN, CardN”三种语序。Jiang (2008) 在《对我国民族语言中数词语序的考察》中统计基数词与序数词相对于名词的语序后，提出了这条共性：“在名词短语中，如果一种语言序数词 (Ordinal) 前置于核心名词的话，那么基数词 (Cardinal) 也同样前置” (Jiang, 2008: 76)。

表 1: 基数词与序数词相对于名词的语序 (引自 Jiang, 2008: 76)

	CardN	NCard
NOrd	15 (NOrd , CardN)	52 (NOrd , NCard)
OrdN	53 (OrdN , CardN)	0 (OrdN , NCard)

从表 1 蒋文的统计结果来看，序数词和基数词都前置或后置于名词（两者都位于名词的同侧）可以说是基数词、序数词与名词组合结构的基本语序。两者所占的比例远远高于不在名词同侧的 NOrd,CardN 语序。此外，在其所考察一百多个语言中没有出现 OrdN, NCard 这样的语序。其统计结果与西方语言类型学家 Matthew Dryer 的稍微不同的是，蒋文（个人交流）发现在 Dryer 的样本中，少数语言是使用 OrdN, NCard 的。但在四种语序当中比例是最低的<sup>1</sup>。

下面笔者将对各种组合结构进行更加详细的讨论。

### 3.1 数词与名词在名词短语中的语序与人类语言共性的关系

在对各种名词短语的内在结构进行更加详细的讨论之前，有必要先解释一下 Jiang (2008) 提出的关于名词短语的蕴含共性。虽然蒋文的考察对象只限于中国国内的语言，但是该语言共性还可以用来概括其他人类语言。在基数词、序数词与名词组合时，“NOrd, NCard、OrdN, CardN 和 “NOrd, CardN” 存在，而 “OrdN, NCard” 不存在的原因可以利用语言类型学的相关理论或人类语言共性：“和谐理论”和“可别度领先原则”进行解释。前者，简单来说就是在名词短语中，基数词和序数词的位置是相同的；后者，主要指的是容易识别的成分具有前置的倾向<sup>2</sup>。那么，以上四种名词短语中，若其语序符合其中一条理论或原则就可以成立，而违背这两条理论或原则的语序就更难或无法成立。

- |                 |            |
|-----------------|------------|
| 1) NOrd, NCard  | 符合和谐理论     |
| 2) OrdN, CardN  | 符合和谐理论     |
| 3) NOrd, CardN  | 符合可别度领先原则  |
| *4) OrdN, NCard | 不符合可别度领先原则 |

根据以上四种语序，我们会发现“NOrd, NCard”、“OrdN, CardN”两种名词短语因为基数词和序数词的与名词语序都和谐，即或者都在名词后面，或者都在名词前面，所以它们在人类语言中是存在的，而且存在的数量也很多。接着，“NOrd, CardN”存在，而“OrdN, NCard”不存在或更难出现的原因是因为前者虽然基数词和序数词的语序不和谐，但是“序数词在名词后面，而基数词在名词前面”是符合可别度领先原则的，而“OrdN, NCard”既不符合和谐理论，也违背了可别度领先原则。也就是说，与序数词相比，基数词是更容易识别的。这可从人的一般认知中表现出来：当我们提到数量超过 1 的物体时，我们首先关注的是物体的数量是多少。当我们知道了其总数之

<sup>1</sup> Dryer 共考察了 69 种语言，研究结果为 17 种语言使用“CardN, OrdN”；14 种语言使用“CardN, NOrd”；7 种语言使用“NCard, OrdN”；31 种语言使用“NCard, NOrd”（参考 Jiang, 2008）。

<sup>2</sup> “和谐理论”是格林伯格（1963）提出的。和谐的语序是核心位置相同的语序。“可别度领先原则”或“可别度领先相似性”是指“如果其他一切条件相同，可别度高的成分前置于低的成分”（参考 Lu, 2005）。

后，才会关注到其排列次序。如果不了解物体的数量，就更难了解其中的排列次序。因此，从可别度来看，基数词的可别度比序数词的可别度更高，亦即基数词应该前置，序数词应该后置。这样，我们就可以同时解释“NOrd, CardN”成立，而“OrdN, NCard”不成立或更难成立的潜在原因了。

### 3.2 “NOrd, CardN”的内在组合结构考察

由于“NOrd, CardN”中，两种数词的语序不和谐，所以在人类语言中的比例比语序和谐的“NOrd, NCard”、“OrdN, CardN”更少。我们想了解的是基数词和序数词的表达形式在“NOrd, CardN”中是否与其在“NOrd, NCard”、“OrdN, CardN”中相同，或者说两种数词的语序差异是否对序数词、基数词的表达形式有影响。从下面几种语言的具体例句可知，实际上语序的差异对序数词、基数词的表达形式的影响并不大，即两种数词无论在不在名词的同侧，其表达形式都存在比较明显的差异。

(例句引自 Jiang, 2008)

(1) 仡佬语

a. su<sup>33</sup> i<sup>42</sup> li<sup>33</sup> tɔ<sup>33</sup> su<sup>55</sup> an<sup>33</sup> lu<sup>55</sup> kɛ<sup>33</sup> ɔ<sup>42</sup>  
我的哥二在里面家不  
我的二哥不在家。

b. su<sup>33</sup> i<sup>42</sup> li<sup>33</sup> su<sup>55</sup> xen<sup>33</sup> tɔ<sup>33</sup> an<sup>33</sup> lu<sup>55</sup> kɛ<sup>33</sup> ɔ<sup>42</sup>  
我的二位哥在里面家不  
我的两个哥哥不在家。

(2) 拉珈语

a. wǎn<sup>2</sup> tai<sup>4</sup> hji<sup>6</sup>  
天第二  
第二天

b. fam<sup>1</sup> lǎk<sup>8</sup> kjèi<sup>1</sup>  
三个男人  
三个男人

(3) 布依语

a. ko<sup>1</sup> ta<sup>7</sup> ?it<sup>7</sup>  
课第一  
第一课

b. suaŋ<sup>1</sup> tsi<sup>7</sup> paŋ<sup>2</sup>  
两尺布  
两尺布

c. pu<sup>4</sup> vum<sup>7</sup> deu<sup>1</sup>  
个人一  
一个人

从例1-3看，我们可以看到以上三种语言中序数词主要放在名词后面，即“NOrd”语序；基数词主要放在名词前面，即“CardN”语序。经过仔细考察，“Ord”与“Card”的内在组合结构中不完全一致。

“Ord”或序数词有时是直接使用“基数词”表达，如例1a中的“哥二”。这是因为名词部分是表亲属称谓的词。“语义上比较容易产生序数意义的词是表亲属称谓的词”（Jiang, 2008）。若不是表亲属称谓的词，序数词的表现形式一般都会出现“第”义语素，可视为表示序数意义的一种标记，如例2a和3a中的“天第二”和“课第一”。

对于“Card”或基数词，它可以直接放在名词前面（如英语中的“Five books”），不需要添加任何标记。此外，在有量词型的语言中，它也常常位于量词前面，构成数量词组后修饰名词，如例1b-3b中的“二位哥”、“三个男人”以及“两尺布”。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少数语言中，基数词的表达形式是多样的，如布依语中的例3c所示，当数词为“一”的时候，该数词要放在名词后面，形成“NCard”语

序。实际上这样的语序是该语言固有的语序<sup>3</sup>。而“CardN”语序的使用是该语言受到汉语普通话所影响的。可以说，如果现在布依语以及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中还是严格使用自己的固有语序，不使用汉语的“CardN”语序，那么“NOrd, CardN”这样的语序可能会更少见，而产生更多NOrd, NCard的和谐语序。

### 3.3 “NOrd, NCard”与“OrdN, CardN”的内在组合结构考察

由于“NOrd, NCard”、“OrdN, CardN”中的序数词和基数词的语序都和谐，所以两者是很多语言中的优势语序。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两种数词都在名词的同侧可以提示我们语序不是用来区分两种数词的主要因素。此外，在2.2中我们已经知道在“NOrd, CardN”中，虽然序数词和基数词的语序不同，但是语序对两种数词的表达形式并没有影响，这两种数词在表达形式上还是存在差异的。那么，对于NOrd, NCard与OrdN, CardN的内在组合结构中，两种数词的表达形式自然要有一定的差异，以助于区分两者的不同。这种语言现象可以从世界很多语言中找到实例。例如：

(例句是本人自编的和通过小规模语言调查获得的)

(4) 英语

a. Fifth book  
 第五 书

b. Five books  
 五 书

(5) 德语

a. fünftes Buch  
 第五 书

b. fünf Bücher  
 五 书

(6) 汉语普通话

a. 第五本书

b. 五本书

(7) 韩语

a. 다섯 번째 책  
 五 第 书

b. 다섯 권의 책  
 五 本 书

(8) 日语

a. 5冊目の本  
 五本第 书

b. 5冊の本  
 五 本 书

(9) 泰语

a. หนังสือ เล่ม ที่ 5  
 naŋ<sup>215</sup>suu:<sup>215</sup> lem<sup>51</sup> tʰi:<sup>51</sup> ha:<sup>51</sup>  
 书 本 第 五

b. หนังสือ 5 เล่ม  
 naŋ<sup>215</sup>suu:<sup>215</sup> ha:<sup>51</sup> lem<sup>51</sup>  
 书 五 本

(10) 藏语 (例句引自 Wang, 1987)

a. འཇིག་ལྷན་གཉིས་པ་  
 班 二 第

b. འཇིག་ལྷན་གཉིས་  
 班 二

从例4-8看，我们可以看到英语、德语、汉语普通话等都使用“OrdN, CardN”语序，即序数词和基数词都放在名词前面，如例4a-b中，“Fifth (Ord)”和“five (Card)”都放在“book(s)”的前面。而从例9-10看，泰语、藏语等都使用“NOrd, NCard”语序，如例9a-b中，“ที่ 5 (Ord)”和“5 (Card)”都放在“หนังสือ”的后

<sup>3</sup>仡佬语、布依语、侗语和拉珈语都属于壮侗语族。Qin (1988: 125-128) 指出，“数量词组置于名词之后，是壮侗语表达事物数量的原始形式在傣语等语言中的存留”。因此，现在我们在这些语言中“数+量+名”结构的使用“并不是语言发展内部规律在起作用，而是受汉语长期影响的结果”。



面。可见，这些语言的序数词和基数词的的表达形式都不同，序数词往往是通过在基数词前面或后面添加词缀来构成的。

总之，我们通过考察中国民族语言以及其他几种世界语言后，发现基数词、序数词与名词组合时，存在一定的共性。稍微不同的是量词的存在，即在有量词型的语言中，一般由数词和名词两个成分组成的名词短语；而在具有量词型的语言中，常常由名词、数词以及量词三个成分组成的。那么，两种数词在名词短语中的的语序可以利用语言类型学的和谐理论来解释，即在不同语言中，两种数词往往位于名词的同侧。而两种数词分别位于名词的前后的这种现象只在少数语言中存在，即根据可别度领先原则动因，“序数词在名词后面，基数词在名词前面 (NOrd, CardN)”的语序更容易成立。此外，通过对这两种数词的内在组合结构进行分析发现，这两种数词的表达形式跟语序没有直接的影响，无论两者在不在名词的同侧，它们的表达形式基本上都不同。

然而，关于序数词和基数词的表达形式还存在着一种特殊的现象，即在有量词的少数语言中，数词和量词的语序可以决定其所表达“基数”或“序数”意义的。下面我们将对这个问题进行仔细分析。

#### 四、表示基数意义的“数+量”结构与表示序数意义的“量+数”结构

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我们考察的各种语言中，序数词基和基数词的表达形式跟其所在的位置是没有关系的。然而，除了这种比较普遍的语言现象以外，我们还发现值得我们进一步讨论的另一种语言现象，那就是在有量词型的少数语言中，基数词和序数词的表现形式的差异只在于基数词和量词的语序，即“基数词+量词”结构表示基数意义；“量词+基数词”结构表示序数意义。我们认为这种情况不仅出现在以往研究提到过的几种中国民族语言中，而且还能在其他语言中出现。此外，我们还认为这种语言现象也能利用语言类型学理论来解释。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将该语言现象视为人类语言中的共性之一。

##### 4.1 “数+量”结构与“量+数”结构在人类语言中的分布情况

既然我们已经知道在大部分语言中，语序对序数词和基数词的表达形式是没有影响的，“数+量”结构与“量+数”结构表示不同意义的情况只在少数语言中出现，那么，我们认为“数+量”语序转换使用的方法在实际使用中很可能受到一定的限制，尤其是“量+数”结构可以表示序数意义的使用应该比“数+量”结构的使用受限。下面，我们将这两种语序分别讨论。

第一种语序：“数+量”结构。它主要用来表示基数意义，如表示人或物的数量。对于“数”、“量”、“名”三种词类的排列组合问题，Song (2006) 提出了 5 种数量名结构，包括“数+量+名”、“名+数+量”、“名+量+数”、“量+数+名”和“量+名+数”。其中，“数+量+名”、“名+数+量”和“名+量+数”结构是能出现的 3 种基本语序，而“数+量+名”结构是强势语序。该文认为，该语序是强势语序的原因在于符合



概念距离动因、可别度领先以及跨范畴和谐三个原则。以可别度领先原则动因为例，即在人们的认知中，用来表示物体的“数词”是比用来计量单位的“量词”更显著的，也就是可别度更高的，所以“‘数’在前，‘量’在后”适用于物体的数量的表达。相反，“‘量’在前，‘数’在后”违背了可别度领先原则，所以它不适用于物体的数量的表达。关于“数+量”结构的实例在上述的例句中提到过，比如例6中的“五+本（汉语）”、例7中的“다섯 + 권의（韩语-五本）”等。

第二种语序：“量+数”结构。在表示物体的数量时，“量+数”结构的使用是很有限的，原因是它违背了可别度领先原则。由于“量+数”结构只在少数语言中成立，所以与“数+量”结构相比，“数+量”结构受到的关注相对较少。较早从跨语言比较的角度讨论该结构的意义及功能是 Jiang (2008)。她发现在崩龙语、木佬语、佧语、侬语、傣语中，当量词位于基数词前面时可以表示序数意义。我们初步的假设是，该结构的使用率较低或者没有被大多语言所接受一定有原因的。为了了解“量+数”结构的使用情况，我们将再次考察上述几种语言的序数词的表达形式。此外，还会扩展到与这些语言接近的其他民族语言，如与傣语接近的“壮语”、“侗语”（汉藏语系壮侗语族）以及苗语（汉藏语系苗瑶语族）等。下面是我们的考察结果：

表2 崩龙、木佬、佧、侬、傣、壮、侗、苗语中序数词（序数意义）的表现形式

语言 \ 形式	量+数	表次序的词	其他 (部分表达形式)
崩龙 参考 Yan (1983)、 Chen, Wang and Lai, (1986)	ly:n sa:m (三月) 月 三 ʔei oiʔ (第三个) 个 三	有不少人借用汉语第一、 第二、第三……来 表示序 数。	p'uk ky tɛyuh (第一册) 册 初 dzeij hoiʔ (最后一次) 次 完
木佬 参考 Bo (2003)	ɬa <sup>31</sup> phu <sup>24</sup> (三月) 月 三 lai <sup>53</sup> ta <sup>24</sup> (三个) 三 个	ti <sup>24</sup> mu <sup>31</sup> lai <sup>53</sup> (第五个) 第 五 个	lau <sup>24</sup> luj <sup>24</sup> (大嫂) 嫂 大
佧 参考 Wang (1994)、 Chen (2010)、Qing (2017)	kix loui (三月) 月 三	一般只用“数”和“量”的 词序表示，但在某种方言也 存在表示“第”的词，如 “岳宋话” pa ya (第二) 第 二	长幼的排列顺序有一套 习惯的称呼，如“lok” (老六，用于男生)
侬 参考 Li (1999)	ma:i <sup>1</sup> bi <sup>3</sup> (二月) 月 二	tɛn <sup>1</sup> mbi <sup>3</sup> , ti <sup>1</sup> mbi <sup>3</sup> (第二) 第 二, 第 二 “十”以内的在核心基 数词前加上“tɛn <sup>1</sup> 、ti <sup>1</sup> ”	ma:n <sup>2</sup> mbi <sup>3</sup> (第十二) 十 二 (“十”以上的与合成 基数词形式相同，直接 放在名词后面即可)
傣 参考 Yu, Luo (1980)	dɔn <sup>1</sup> ha <sup>3</sup> (第五个月) 月 五	ti <sup>5</sup> ə <sup>5</sup> tui <sup>5</sup> (第二队) 第 二 队 借用汉语“第”	“德傣方言” to <sup>6</sup> ho <sup>1</sup> (第一只) 只 头



<b>壮</b> 参考 Wei, Qin (1980)	du:n <sup>1</sup> ŋu <sup>4</sup> (五月) 月 五 pou <sup>4</sup> ei <sup>8</sup> ha <sup>3</sup> (第十五个人) 个 十五	tai <sup>6</sup> γok <sup>7</sup> tu <sup>2</sup> (第六只) 第 六 只 能在基数词前加词头 “tai <sup>6</sup> (第)”	a:u <sup>1</sup> lok <sup>8</sup> (六叔) 叔 六
<b>侗</b> 参考 Tian (2000)、Liu (2012)	ŋa:n <sup>55</sup> ein <sup>55</sup> (正月) 月 正 mun <sup>4</sup> ŋi <sup>6</sup> (第二位) 个 二	ti <sup>6</sup> ŋi <sup>6</sup> (第二) 第 二	tu <sup>5</sup> lau <sup>4</sup> (大舅) 舅 老
<b>苗 (埃塞苗语)</b> 参考 Yu (2010)	la <sup>35</sup> u <sup>53</sup> (二月) 月 二 这种语序只有当基数词前面是“月”时才成立,用于表示农历的月份	ti <sup>35</sup> zi <sup>22</sup> (第一) 第一	lo <sup>53</sup> se <sup>44</sup> (老三) 老 三

从表 2 看,这 8 种中国民族语言都使用“量+数”结构表示序数意义,尤其在表示月份的次序时候,一般都直接将基数词放在具有量词性的名词“月”之后的方法来表达,比如崩龙语的“ly:n (月) sa:m (三)”、木佬语的“ɬa<sup>31</sup> (月) phu<sup>24</sup> (三)”等都是使用这样的语序来表示“三月”。这些语言的序数词具有共同的表现形式是跟语言接触有一定的关系,如崩龙语、佯语中的部分数词是从傣语借来的。

然而,通过进一步考察我们发现,除了使用“量+数”结构表示序数意义以外,这些民族语言中还通过使用其他表现形式表示序数意义。

(1) 最常见的是在基数词前面加表示次序意义的词缀,相当于汉语“第”,如木佬语中的“ti<sup>24</sup>”、佯语的岳宋话中的“pa”等。

(2) 在次序为“第一”或“最后”时,也会使用专门的词放在量词后面,比如崩龙语中“ky teyuh (初)”放在“p’uk (册)”后面表示“第一册”等。

(3) 将基数词放在名词后面也可以表示次序,尤其是表示亲属称谓的词语中,直接将数词放在这类词后面可以表示长幼的排列顺序,比如壮语中“lok<sup>8</sup> (六)”放在“a:u<sup>1</sup> (叔)”后面表示“六叔”等。

上述发现为我们了解这些中国民族语言的序数词形式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参考。由于本人能力有限,所以所收集的参考资料可能还不够全面。但是至少可以说明或验证“量+数”结构在这些民族语言中的分布情况,即该结构是各种语言中序数词的表达形式之一。由于这些语言受到了汉语的影响,所以在它们语言中也出现了类似于汉语“第”的词语。也就是说,表示序数意义的“量+数”结构很可能是有其特定的使用场合。无论如何,“量+数”结构的具体使用情况不是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本文所关注的只是这种现象的出现,除了 Jiang (2008) 提到的五种民族语言以外,笔者还发现在关系较近的壮、侗、苗三种语言中也存在这样的语言现象,尤其是在苗语中特意说明基数词只能放在“月”后面才能表示序数意义。从收集到的语料来看,或许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蕴含关系:“在具有‘量+数’结构作为表示序数意义的一种表达形式的语言中,‘月+数’也可以表示月份的次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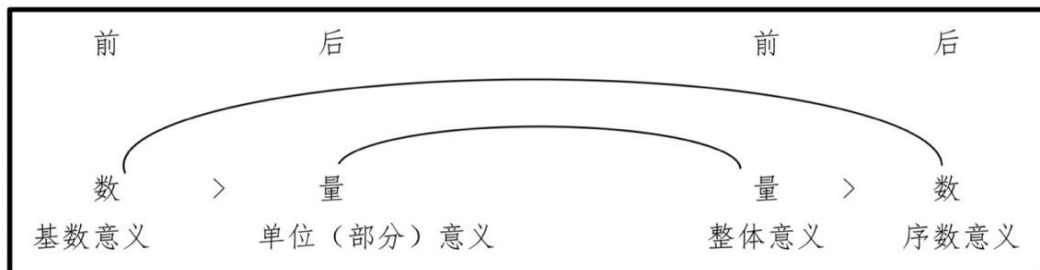
此外，我们认为该结构的成立不仅跟语言接触有关，而且还能反映人类语言的共性。下文将解释潜在原因以及通过跨语言的比较方法来验证上文的假设。

#### 4.2 “量+数”结构可以表示序数意义的原因

以往研究已从语言类型学的角度对“数+量”结构为何可以表示基数意义进行了解释，但还没有从同样的角度对“量+数”结构为何可以表示序数意义进行解释。我们认为“量”+“数”结构能够表示序数意义是与效力最大的可别度领先原则有关的。

上述已提到，可别度领先原则决定了“数+量”结构的主要功能是表示物体的数量。前置的“数”指的是“基数词”，即描述事物数量的多少的数词。后置的“量”指的是一般的“量词”，即通常用来表示人、事物或动作的数量单位的词。使用“数在前，量在后”正好是根据两个成分的本义以及可别度的高低排列的。那么，可别度相对更低的“量”怎么能前置呢？或者可别度相对更高的“数”怎么能后置呢？这是因为两者语序的转换并没有违背可别度领先原则，而是其所表达的意义及功能因语序的改变而改变。“量+数”还是根据可别度的高低来排列，即由于该结构反映的是语言使用者对该语言的语序或结构的敏感度，所以两个成分的语序改变，整个结构所表达的意义及功能也会发生改变。笔者认为表示序数意义的“量+数”结构中的“量”已经不表示单位，“数”也不表示数量。在这里，前置的“量”表示“整体”的意义，后置的“数”则表示“部分（整体中的一个部分）”的意义。前者的可别度高于后者。下面我们将对两种成分之间的语序及意义转换的过程进行解释：

图1 “数”、“量”之间的语序及意义转换的过程



如图 1 所示，前面的位置是可别度高或容易识别的成分所属的位置，当数词在前面，其可充分表现词语本身的意义及功能的一致性：因为它是表示数量多少的词，我们就直接把它放在前面，用它来表示数量，听话者很快就能获得自己想知道的数量信息。当量词在前面，其属于可别度相对高的位置，表示的是整体意义。本来，量词放在数词后面表示的是单位意义，这里的“单位”实际上是指中心词（名词）的单位，或者说可以说它可以表示中心词的部分意义（比如“块”、“条”“支”等除了表示单位以外，还反映名词的形状）。笔者认为，后置和前置的量词的语序转换反映了该成分从表示“部分意义”向表示“整体意义”的过程。那么，后置的数词是位于可别度相对低的位置。前置和后置的数词的语序转换反映了该成分从表示“基数意义”向“序数意义”的过程。前者比后者更能体现整体性。因此，无论是哪种排列顺序，前

面的位置往往表示“整体”的意义，后面的位置往往表示部分的意义。这种“整体-部分”顺序实际上也是人类语言的共性，正如 Lu (2010) 所说，“‘整体在先，部分在后’是人类语言的无标记语序”。下面我们具体看一下上述的过程是如何实现的。

在前面表 2 中，我们会发现在能够使用“量+数”结构来表示序数意义的这些中国民族语言中，它们的相同点是在表示时间词的排列顺序时，尤其是表示月份的数（主要指农历的月份），都是可以用“月+数”结构来表达。本来，这些语言中使用“数+月”结构来计数，即多少个月。“月”在这里本身具有量词的作用。“数”作为“月”的修饰成分，具有一定的描写性。然而，当“月”位于“数”前面时却可以用来表示次序。位于前面的“月”具有另外一个意义，即表示整体的意义：整年十二个月的意义。位于后面的“数”也具有另外一个意义，即表示部分的意义：十二个月中的某一个月的次序的意义。这样，“月三”就可以表示整年十二个月中的第三个月了。对于其他量词，我们认为表示序数意义的“量+数”结构也跟“月+数”结构的情况相近，只是在不同语言中，能进入这种结构的量词可能不同。

总之，我们认为“量+数”结构可以表示序数意义的原因是跟可别度领先原则中的“整体-部分”顺序概念有关。这种概念实际上还普遍存在于人类的其他语言现象中，比如不少语言地址的排列顺序从大（整体）到小（部分）的单位来排列的等。因此，笔者认为“量+数”结构也有可能不仅在中国民族语言中存在，而在人类的其他语言中也有可能存在的。

#### 4.3 通过跨语言比较验证“数”、“量”语序的转换现象的语言共性

为了证明“量+数”结构能成立的原因与人类语言的语言共性“可别度领先原则”有关，本文还对部分其他国家的语言进行考察。但由于在不同语言的语法书或者学术论文中关于序数词的内容只是简单说明，所以为了获得更加具体的资料和信息，考察对象仅包括考察本人的母语（泰语）及周围的外国留学生的母语。考察结果如下：

(11) 泰语

- |              |              |
|--------------|--------------|
| a. สาม เดือน | b. เดือน สาม |
| 三 月          | 月 三          |

(12) 老挝语

- |              |             |
|--------------|-------------|
| a. ສາມ ເດືອນ | b. ເດືອນສາມ |
| 三 月          | 月 三         |

(13) 越南语

- |             |             |
|-------------|-------------|
| a. Ba tháng | b. Tháng ba |
| 三 月         | 月 三         |

(14) 柬埔寨语

- |          |          |
|----------|----------|
| a. បី ខែ | b. ខែ បី |
| 二 月      | 月 二      |

(15) 印尼语

- |              |              |
|--------------|--------------|
| a. Dua bulan | b. Bulan dua |
| 二 月          | 月 二          |

例 11-15 中，从比较典型的例子进行考察，即“数+月”及“月+数”结构的使用情况。在泰、老挝、越南、柬埔寨以及印尼语中可以用“数+月”结构表示“多少个

月”，可以用“月+数”结构表示“第几个月”，比如泰语中，“สาม（三）”位于“เดือน（月）”前面表示“三个月”；“สาม（三）”位于“เดือน（月）”后面表示“三月”或“第三个月”。在泰语中，无论“月”前面的数词是多少，都可以使用这种形式来表达。但是在印尼语中，可能对前面的数词有一些要求，比如例15中，“两个月”和“二月”可以将“*Dua*（二）”和“*bulan*（月）”转换位置表示基数意义和序数意义。但如果是“三个月”和“三月”的表达形式，基数词和序数词的形式是不同的，“*Tiga*（三）*bulan*（月）”表示“三个月”；“*Bulan*（月）*ketiga*（第三）”表示“三月”或“第三个月”。我们会发现，在表示序数意义时，基数词“*Tiga*（三）”前面加了一个词缀“*ke*”。这表明这几个国家的人对“数”和“量”两个成分的语序同样敏感，但是敏感度可能不同，所以在使用频率或使用范围上也可能不同。若哪些语言对这种语言现象的敏感度较高，就意味着其对“量+数”结构中的“数”和“量”的限制可能低一些，相反，若哪些语言对这种语言现象的敏感度较低，就意味着其对“量+数”结构中的“数”和“量”的限制可能高一些。

最后，这种语言现象不仅可从有量词型的语言中找到，在没有量词型的语言中也可能存在类似的现象。比如严格来说，英语、德语等不少西方语言中，一般只通过数词和名词组成的结构就可以表示人或物体的数量。但是我们会发现，部分名词是含有量词性的，其与“月”一样，是名词也兼属量词。例如：

(16) 英语

a. Three groups                      b. Group 3

(17) 德语

a. Drei Gruppen                      b. Gruppe 3  
三 组                                      组 三

(18) 俄语

a. Три группы                          b. Группа III  
三 组                                      组 三

(19) 法语

a. Trois groupes                      b. Groupe 3  
三 组                                      组 三

(20) 意大利语

a. tre gruppi                              b. gruppo 3  
三 组                                      组 三

例 16-20 中，在英、德、俄、法以及意大利语中都是使用“数”和“名”两个成分的转换方法来表示基数意义和序数意义，即“数+名”结构表示基数意义；“名+数”结构表示序数意义（该结构作为序数词的表达形式之一），如“Three groups 与 Group 3”（英）、“Drei Gruppen 与 Gruppe 3”（德）等。这种语言现象也可以使用可别度领先原则的“整体-部分”概念来解释。可见，在量词不丰富的语言中也吸收了这种基本的概念。因此，以上的语言事实可以验证并足以证明笔者的观点。

## 五、结语

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再次考察由基数词 (Ord)、序数词 (Card) 与名词构成的名词短语, 发现无论两种数词是否位于名词的同侧, 两者的表达形式都是不同的。这告诉我们语序的差异对两种数词的表现形式并没有影响。此外, 笔者还对一些中国民族语言中存在的特殊语言现象进行考察, 即从语言类型学的角度解释用于表示基数意义的“数+量”和用于表示序数意义的“量+数”两种结构之间的关系。笔者认为两种结构的意义及功能与可别度领先原则中的“整体-部分”顺序这一条语言共性具有直接关系。这种语言现象不仅在中国的民族语言中存在, 而且在泰、老挝、越南等与中国地理上较近的国家语言中也存在。不仅如此, 在英、德、法等印欧语中也存在类似的情况, 即“数+名”和“名+数”结构分别用于表示基数意义和序数意义。这更进一步证明了可别度领先原则的概括性, 也是最适合用于解释这种语言现象的存在的动因。

## 参考文献

- An, F.C. & Zhao, L. (2016). A typological analysis on classifier-noun structure in Mandarin. *Chinese Language Learning*, 3, 53-63. (In Chinese)
- Bo, W.Z. (2003). *A study of Mulao*. Beijing: The Ethnic Publishing House. (In Chinese)
- Chen, G.J. (2010). *A study of the quantifiers in Wa Language* [Master's thesis].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In Chinese)
- Chen, X.M., Wang, J.L. & Lai, Y.L. (1986). *The simple introduction to Deang language*. Beijing: The Ethnic Publishing House. (In Chinese)
- Guo, Zh.D. (2015).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Num-Q-Noun of Minority National Language in China* [Master's thesis]. Nanchang University. (In Chinese)
- Jiang, R.P. (2008). A study of the word order of numerals in Chinese national languages. *Journal of East Linguistics*, 1, 73-81. (In Chinese)
- Li, X.L. (1999). *A study of the Lai Language*. Beijing: The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In Chinese)
- Liu, X.H. (2012). *A typological description of Dong Language* [Master's thesis]. Nanchang University. (In Chinese)
- Lu, B.F. (2005). Word order dominance and its cognitive explanation. *Contemporary Linguistics*, 1, 1-15+93. (In Chinese)
- Lu, B.F. (2010). On the universality of the whole-part order. *Journal of Foreign Languages*, 4, 2-15. (In Chinese)
- Lu, B.F. & Jin.L.X. (2015). *Yuyan Leixingxue Jiaocheng* [语言类型学教程].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In Chinese)



- Qin, X.H. (1988). An analysis of the word order changes of “Number, Classifier and Noun Structure” in the Zhuang-Dong language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Mandarin Chinese classifiers. *Journal of 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1, 125-128. (In Chinese)
- Qing, X.H. (2017). An analysis of numerals in Wa Yue Song dialect. *Journal of Southwest Forestry College*, 247-255. (In Chinese)
- Song, L.P. (2006). *A typological study on the word order and distribution of the numeral-noun structure*. Linguistics Essays (thirty-fourth Series).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In Chinese)
- Tian, Tie. (2000). A brief discussion on the usage of parts of speech in Dong and Chinese language. *Journal of Guizhou in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1, 57-60. (In Chinese)
- Wang, J.L. (1994). *A study of Wa*. Yunnan: Yunnan Minorities Press. (In Chinese)
- Wang, L.F. (1987). Comparison of Chinese and Tibetan quantifiers. *Minority Languages of China*, 1, 27-32. (In Chinese)
- Wei and Qin. (1980). *A brief description of the Zhuang language*. Beijing: Nationalities Publishing House. (In Chinese)
- Yan, Q.X. (1983). A brief description of the Benglong language. *Minority Languages Of China*, 5, 67-80. (In Chinese)
- Yu and Luo. (1980). *The simple introduction to Dai language*. Beijing: The Ethnic Publishing House. (In Chinese)
- Yu, J.Zh. (2010). *A study of the Aizhai speech of the Xiangxi dialect of the Miao language*. [Doctoral Dissertation].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In Chinese)